翠屏山：百里美景，千年秘色

读史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打造“六个之都”的奋斗目标，之一是打造东方滨海时尚之都，凸显都市文化魅力。其中提到：翠屏山—东钱湖—象山港错落有致，充分彰显枕山滨海、拥江揽湖的大都市魅力。

提起“翠屏山”，就连许多宁波人也觉得陌生。但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它迎来了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上林湖风光

房伟迪

一

翠屏山地处浙东杭州湾南岸，三江平原和三北平原之间，山色苍翠，湖山相伴，如画美景点缀其中；此地山灵水灵，孕育涵养了众多灿烂的文明，“上林湖越窑青瓷”“井头山遗址、河姆渡遗址”“慈城古县城、保国寺”三大文化策源地构成了宁波北翼文化金三角。

翠屏山是宁波最北部成片山脉区，绵延40余公里，是宁绍平原上山南与三北的分水岭，横贯镇海、慈溪、江北、余姚等区域。虽大部分在翠屏山脊慈溪一侧，但主线分支遍布翠屏山南北两侧，组成特定区域的完整山路体系。

据《慈溪县志》记载，翠屏山丘陵区呈东西走向，东端低丘，海拔100米左右；中部300米至400米之间；至石堰乡，地层下陷为东横河；逾河西端，高100米至200米。主要山峰有达蓬山、五磊山、大霖山、老鸦山、东栲栳山，最高峰老鸦山塌脑岗海拔446米。翠屏山湖清水秀，自然资源丰富，北麓分布有杜湖、白洋湖、上林湖、梅湖等6大湖泊，沿山不乏方家河头村、鸣鹤—上林湖风景区、长溪岭等古村、古镇、古道景点，东西百公里登山步道形成环线。

二

上林湖越窑遗址位于翠屏山北麓，历史沿用年代约为东汉至宋代，其所产瓷器曾代表了中国青瓷制造的最高水平，展现了中国古代青瓷制造业的重要发展阶段，并作为中国南方青瓷全盛时期的代表，在9至11世纪曾对埃及、波斯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地的陶瓷制作产生过显著影响。上林湖越窑遗址是目前发现的烧造年代久远、规模最大、窑场分布最集中的青瓷窑址群，属中国古代制瓷工业最重要的遗址之一，被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誉为“中国青瓷文化的圣地”。

秘色瓷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也是最早把越窑和秘色瓷联系在一起的文献。

晚唐五代文学家徐夤《贡余秘色茶盏》写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北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六《秘色瓷器》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点出了秘色瓷为“越州烧进”，朝廷专用。明嘉靖年间的《余姚县志》载：“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这条点明了秘色瓷的烧造地点就在上林湖。

据相关史料记载，上林湖在唐时便有名，湖水连接东横河，通浙东运河、余姚江，向东可达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明州港（今宁波），向西可通曹娥江、京杭运河，湖水四周原材料优质、燃料充足、交通便利，让上林湖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烧造区。

现已考古发现的窑址群分布区以上林湖水库为中心，包括周边的古银锭湖旧址（现已淤为农田）、白洋湖水库、杜湖水库、里杜湖水库边缘的丘陵与平原交界地带。目前发现瓷窑遗址近200处，遗存分布区面积总计232公顷。其中，上林湖片区共有编号窑址115处，遗存分布区面积为180公顷，被喻为“露天博物馆”。

上林湖越窑遗址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入选全国百大遗址，2006年、2012年两次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6年被列入“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遗产点名单和《大遗址保护利用“十三五”专项规划》，2021年被列入《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其突出普遍价值为世所公认。

三

秘色瓷虽陆续有文献记载，然而秘色瓷是什么、产地在哪儿、如何生产，曾是横亘千年的未解之谜。

乾隆亦题诗曰“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辰星看”，感慨宋代官窑还可得一见，秘色瓷就无缘了。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14件，首次让世人见到了秘色瓷的真容。然而，此后近30年里，秘色瓷产地之谜一直悬而未决。

2015年至2016年，上林湖发掘的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出土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首次揭示了晚唐五代秘色瓷的基本面貌、生产工艺、窑场基本格局，很好地回答了产地在哪儿及如何生产的问题。越窑青瓷历数百年技术之演进，造极于唐宋之世，行销世界，故后司岙窑址，得以成为烧造晚唐五代宫廷用瓷的主要窑场。

据《浙江通史》所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自从第四纪更新世末期以来，依次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海进、海退，翠屏岭从海涂滩地到盐池再到桑田。古时先民来此围垦居住，在山背谷底修建了数条连通南北的古道，见证了翠屏山的人文商贸往来，如桃花岭—通天岭古道是原镇海县到慈溪县的茶马古道，连通慈溪、镇海；长溪岭古道，是翻越翠屏山脉的古官道，从唐开元二十六年建县起，即被列入县内主要通道，其岭墩为长溪关，明初已存，素有“浙东屏障”之称。

四

现翠屏山区域主要干道为横筋线，西起横河，东至龙山筋竹，全线长约40公里，沿线经过6个乡镇，是重点打造的中国（慈溪）最美越窑文化乡野风情道，横筋线一路串联上林湖越窑遗址、登山步道、古道古村，将越窑青瓷文化和达蓬山、五磊山、白洋湖、杜湖等自然景观有机融合，形成了独具“秘色瓷都”人文底蕴的古韵青瓷文旅线。

当前，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持续推进和通苏嘉甬铁路、宁波多条城际铁路的建设上马，宁波北部都市圈将迎来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翠屏山作为兼具丰厚人文资源和优质生态资源的重要区块，应该成为践行“两山理论”，打造共同富裕先行市的重点地带。

赓续翠屏山区域历史文脉，聚焦建设“大运河-海丝之路文化旅游带”等宁波旅游“十四五”目标任务，创新余姚、江北、慈溪、镇海域联动协同机制，统筹谋划、一体推进，探索设立翠屏山开发管委会，编制翠屏山区块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整合海丝文化、慈孝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将翠屏山文旅打造成为“东方滨海时尚之都”的新名片。

（作者为慈溪市环杭州湾创新中心主任、党工委副书记）

为诚实而不幸者免责

世象管见

吴启钱

市场如战场。市场竞争，有赢有输，有赚有赔，有发财的也有破产的，有一帆风顺的，也有屡战屡败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鲸落万物生，这叫市场生态，也是正常状态。那些“沉舟”和“病树”，当然很不幸。那些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则各有各的不幸。

有的不幸，是赌徒贪婪的结局。有的不幸，是投机却取不到巧、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结果。有的不幸，是由于违法犯罪而被罚被抓的报应，尤其是那些相信“所有发财的办法写在《刑法》里”的胆大妄为之徒。这些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表面上是不幸，根本原因是违背了诚信原则，聪明反被聪明误。在法治越来越健全的市场环境下，所有违背诚信原则，铤而走险、没有底线的欺诈，孤注一掷的赌博，结局大概率是倾家荡产，万劫不复。

市场竞争的失败者中，还有一类不幸，叫做诚实而不幸。

他们诚信守法，本着良心做人做事，不发非法之财，甚至不为非分之想。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或由于对市场风险、自然风险、法律风险估计不足，防范不力；或对于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适应能力不强；或由于疾病或其他突发灾难，他们输在了市场上，损失了本钱，甚至背上了巨债。

据深圳市商会统计，有70%以上的企业，在贷款的时候，押上了企业主个人的财产，或者说押上了他们的身家性命。一旦经营不善，遇到某只“黑天鹅”，企业倒闭不说，个人也深陷困境。即便如此，有的人仍不失良善本性，不改诚信行为，不赖不逃，不倒不弃。

这种诚信而不幸的人，令人同情，应该给予救济，给其出路。市场应该有这样的逻辑，法律应该有这样的温度。

近年来，深圳等地针对“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试行的个人破产制度，体现的正是这样的逻辑和温度。这个制度的主要内容，可以简要概括为，诚实而不幸者，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或者资不抵债的，可以依法进行破产清算、重整或者和解，经过三年受到严格行为限制的考察期，可以免除剩余债务。

之所以要让诚实而不幸的个人有条件免责，是因为诚信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帝王原则”。市场经济是陌生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原则既是基本的商业道德，也是信用经济的基础。我国《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该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信用。这个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属于强行性规范，当事人不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排除和规避该原则的适用。违反诚信原则，除了承担道德上的谴责，还需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

作为诚信原则在个人破产制度上的体现，免除债务的条件相当严格。只有债务人如实申报财产，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主动移交财产并配合处置，履行应尽义务、遵守相关行为限制决定，才能依法获得剩余债务免除。换句话说，只有诚实守信的债务人，在不幸陷入债务危机时，才能获得个人破产制度的保护，甩掉债务包袱。

而本来就因不诚信行为陷入不幸境地的人，或者不幸发生后实施恶意逃债或者破产欺诈的债务人，不仅不能通过个人破产制度免除债务，还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

实施个人破产制度，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了一种可期待、可信赖的保障。尤其对那些敢于冒险、敢于投资、敢于担当的企业主，有一个缓冲的机会，帮助其从债务危机中解脱出来，为他们提供重振旗鼓、“东山再起”的制度场景，重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创造更多社会财富。

温故

海瑞和“笔架山”

刘诚龙

海瑞刚入官场，在福建南平县当教谕时节，相当于县教育局代理局长。

有一次，忽接上面通知，延平知府要来视察南平教育工作，将去海瑞所主管的县级公办学校。市长来县府，海瑞本也可以大张旗鼓大搞接待之礼，但他却不太会来事，没让学生列队献花，就带了教育局几个班子成员，简单迎接了一下。知府带着一干人马，浩浩荡荡来会议室，主席台上坐的人，居然比座位席上还多。

海瑞接待知府，只带了两个训导，两训导一左一右，见知府在上，扑通一声，勾肩拱背，跪将下去，成人形拱桥。独有海瑞站立着，双手打拱。两边低中间高，构成了一个笔架山的样子。

县太爷为了自己的政绩和美好前程，一个劲地给海瑞使眼色，让海瑞也赶紧跪下。上级考察，按例海瑞必须下跪。坐在主席台上的同知（相当副市长），在主席台上敲桌子，吼了一句：哪来的笔架山？

此话一出，会议室里的人全吓住了。海瑞听后，倒是脸不红，身不颤。他回了一句：“台谒当以属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大概意思是，这里是学堂，是教书育人、无比神圣的地方，是不能够下跪的。如果想要让我下跪也可以，等到了县衙，我一定下跪。

大家很是无语，但都拿海瑞没有办法——毕竟人家说得对，这地方确实不是下跪的地方。

同知在说礼，说的是接待之礼；海瑞也在说礼，说的是制度之礼。教书的见官员只作揖不跪拜，是圣贤立下的规矩，是对教书先生的尊重。他这是按规矩办事，并无任何不妥。

海瑞事后说了一句话，被后人引用：“本职初官，遽不得上意，这等世界，究竟做成甚事业。母老在堂，归期指日。”这等世界做不成事业，这是海瑞的牢骚话；而后面那句，说的是海瑞不想在官场干了，他想辞职。

“笔架山”事件后，海瑞真打了辞职报告。辞职报告传到延平府，一级一级批，同知自然写了“拟同意”，他是副职，没有拍板权。“拟同意”转到知府这里，知府说，这事海瑞也没错，规矩是这样，算了吧，让海瑞继续工作。

有人说，“笔架山”事件，是因为知府官阶只是那么高，海瑞得罪了就得罪了，没甚大不了。又有一次，巡按御史也到南平来，更大的官来了，海瑞也是“笔架山”招待。这个可证明，海瑞坚守原则，不是做样子的。

知府其实也是个有气度的官，海瑞不跪，若说不敬，首先是对知府不敬。知府不恼不闹，可见知府心胸是宽广的，不但没处理海瑞，海瑞不日还升任了淳安县令。

仁义礼智信，仁居首，礼第三。什么礼都不讲，也不对，现在缺礼之人、之事多也，不尊老，不敬人，成了当代之病。海瑞无礼不？他有礼，他的礼是，按原则办事，不卑不亢，不傲不媚，具有人格之礼。

新知

能否发挥企业家精神，取决于什么

郭金兴

企业家与其他个体一样，其行为是由预期的收益和成本决定的，因此，他们能否发挥企业家精神，以及是否将其运用于生产性活动，取决于文化和制度等社会条件，正是这些社会条件决定了企业家采取各种行动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

文化塑造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决定每个人对世界和社会的感知，这从总体上限定了企业家所能利用的机会。

中世纪以后欧洲的启蒙运动使其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不再认为人类社会是神秘莫测、亘古不变的，而是通过理性可以认知和改造，从而实现不断进步的。这就为企业家精神的兴盛创造了条件。东西方传统文化都会贬抑经商活动，将其斥之为不正当、不道德的行为，这显然降低了企业家的社会回报。在一个秉承进步主义世界观的社会中，创新和创造被视为增长和进步之源，伟大的企业家成为社会推崇的偶像和英雄，这必然会激励企业家精神的蓬勃发展。

发挥企业家精神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撑，其中最重要的是切实有效的产权保护。

如果对于财产未来的使用和收益缺乏信心，人们就会失去投资的动力，同样也没有动力去施展自己的企业家才能。历史经验表明，对产权的侵犯经常来自王权和政府，因此，通过法治来有效地约束政府被视为保障产权和促进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的自由放任或者无为而治，恰恰相反，为企业家精神创造一系列必要的社会条件，都需要政府积极而有效的作为。

这至少包括以下几项基本内容。

一是一个成本可以承受的专利保护制度，以实现两个重要的目标，即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激励，同时促进知识和技术的传播。缺乏有效的专利保护，必然导致“山寨”成风，甚至形成一种文化氛围，这会降低创新者获得的经济回报和非物质回报。

二是有助于发扬企业家精神的金融体系。企业家的创新活动需要通过金融体系调动大量的资源，也需要金融体系为各种交易活动提供便利。即便在古代，创建稍具规模的企业和拓展企业的业务范围，仅靠自身的积累也难以完成。因此，一个灵活有效的金融体系肩负着挑选真正创新者的重任。通过金融体系，只有将更多的资源配置给那些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群体，社会总体上才会更具活力，更有效率，创新和增长的速度也才会更快。

三是其他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企业家的各种创新活动需要有人才作为支撑，因此公共教育体系的发展和进步至关重要。而且，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需要的人才特质也会有所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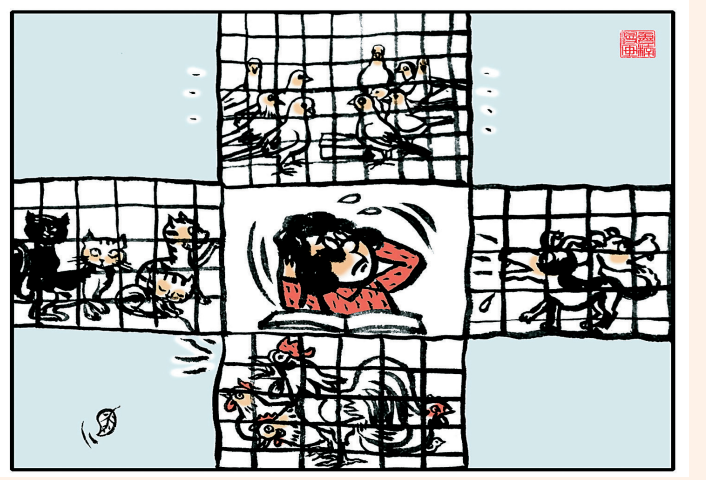
比如，在经济赶超阶段，模仿创新是主要的创新方式，因此基础教育和工作纪律可能更为重要；实现经济赶超以后，前沿创新成为主要的创新方式，教育的中心就应转向高等教育和创新思维。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北京日报

漫画角

榜样　　王祖和　绘



左邻右舍　　鲁　楠　绘

仪式感　　沈海涛　绘